

自民党战国史



〔日〕伊藤昌哉 著

D731.369
1

自 民 党 战 国 史

—— 权 力 的 研 究

〔日〕伊藤昌哉 著

王泰平 王振宇 武大伟 毛娅平 译

世 界 知 识 出 版 社

伊藤昌哉
自民党戦国史
——権力の研究
株式会社朝日ソノラマ
昭和57年10月12日5刷発行
根据日本朝日有声资料株式会社 1982 年第 5 次印刷本译出

责任编辑：李南友
封面设计：朱根华

自 民 党 战 国 史

——权力的研究

〔日〕伊藤昌哉 著

王泰平 王振宇 武大伟 毛娅平 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交部街甲 31 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排版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12.625 插页：2 字数：320,000

1984 年 5 月第 1 版 198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300

书号：3003·1679 定价：1.60 元

DH01/66

前 言

这本书以池田前首相创建的宏池会为中心，记述了政治家大平正芳从自民党一个派系的领袖变为首相，直到病故的情况。书中所谈的事情，有些是我亲自参与的，有些是我直接了解的。

这本回忆录主要是根据我的日记和备忘录写成的。书中出场的政治家全都用的是真实姓名，除头衔以外，略去了对他们的尊称。这种记述方式，可能是失礼了。

我一直留意我所接触过的事情和政治家，并随时用日记和备忘录的形式尽量客观地把它记录下来。因为我想日后可能需要写一本回忆录，届时可作为资料。

大平首相病故一年之后，我忽然想到，如果不把这些记录加以整理，可能有散逸的危险。尔后又过了半年光景，我才决意设法把它整理成一个完整的东西。这是由于我感到，大平死后的政治、经济现象与大平生前的愿望相比，距离越来越大。

正当我准备整理这些资料的时候，《朝日有声杂志》的常务盐口喜一表示一定要出版，这促使我最后下了决心。但是，一旦提笔，我就发现要把曾经浮现于心头的事情（写在备忘录上的）同当时发生的政治现象（日记）一一对应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盐口为此答应帮忙，他为我找来了《朝日有声杂志》的西村顺之助，还有保阪正康。我跟他俩一道工作，终于写成此书。

如果没有他俩的合作和我的妻子的热心帮助，我早就搁笔了，这本书也就不可能问世。

因取材范围限于日记和备忘录，所以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和认识，总不免带有个人的色彩。在别人看来，可能错误不少，也可能斥之为狭隘的偏见。因此，这本书的命运跟我以前的著作《池田勇

人——他的生与死》将会是一样的。

但是，我要说，在每一个时期，我的想法都是诚心诚意的，我的行动都是认真不苟的。为此，我决定忠实地再现当时的情况，并未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去修改过去的记录。

从而，在我看来，全部事情既是过眼云烟，又作为客观事实存在于今天。按照大平正芳的说法，这本书记述的是“永恒的今天”。

政治中存有一种疯狂。在急需解决的种种难题中，角逐于名利场的政治家，有时表现出异常的精神昂扬，从中引出通常难以想象的行动来。这时，一个蹩脚的演员眨眼之间会变成一个明星，而一个本领高强的人会莫名其妙地畏缩不前，无所作为。人间喜剧就这样上演了。然而，当你一旦知道我们每天的生活甚至我们的命运都与这些政治家们的用心紧密相关，一部当代社会的历史就是这样铸成的时候，你也许会义愤填膺，会不寒而栗。

1973年10月以后，我们的经济明显受到石油的严重制约，同时，我们的政治也受到了洛克希德案审判和无法挽救的财政赤字的制约，直至今天，也未能渡过难关。有识之士一致认为，正是这种原因使日本政治的前途迷雾茫茫。

我是在如此动荡的岁月里，决心跟政治家大平正芳一起行动的。早在1971年1月，我的恩师就对我说，“照现在这样下去，大平先生是没有希望的，起码当不了总理”。他在明确地指出这一点之后，又对我说，“首先你应该有让大平先生当总理的信念”。

那就试试看吧。——我暗自下了决心。这是11年前的事情了。

有的人在神的启示下，怀抱某种愿望而行动，又有的人负有同样的使命，感情上与之共鸣。这两个人之间可能从未谈起此事，而是身在异处，各自行动，有时不期而遇，彼此不免为之一惊。我们将此叫做“心有灵犀一点通”。

大平首相和我之间，在一个时期内，的确出现过这种情况。这跟从前我与池田前首相之间存在过的关系是极其相似的。

即使深度不同，但方向和动力是一样的。直到今天，我也认为如此。

我的愿望实现了，政治家大平正芳也如愿以偿。因为保守和革新两个阵营伯仲的潮流改变了，保守党超过半数议席的稳定局面，今天仍在继续。

只是有一点我不能不提。也就是说，虽说稳定局面继续存在，但居其中心的人物却“以我为中心”，欲火旺盛，而其他的人则视若无睹，随波逐流。这样下去，必使许多人身受其害，到头来把大平殚精竭虑建立起来的体制破坏殆尽。

“心有灵犀一点通”，到这时候，便变得执著，无论如何也摆脱不掉，终于堕入不可解脱的矛盾的深渊，而其他的人从跟不上形势，变得不闻不问，进而陷入信仰危机。由此，一个颓废的时代便开始了。

树是由它结的果实如何而受到检验的。一个允许我行我素、失信于民的政治家存在的社会，只能是一个苍天不佑的社会，一个产生灰色果实的世界。

作 者

内 容 提 要

本书作者伊藤昌哉系已故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和大平正芳的智囊。本书是他根据本人的日记、备忘录写成的回忆录。它生动地描述了从1964年池田首相病死、佐藤上台,一直到1980年大平首相病死、铃木继任的权力转移内幕。该书在日本一发表,日本朝野为之轰动。

自1964年以来,日本在十五年里七易总裁和首相,而每一次更迭,无不在各派系之间经历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

该书对广大读者了解执掌日本政权二十多年的自民党、自民党派系领袖与自民党同在野党的关系内幕颇有助益,而且对展望自民党派系演变趋势也提供了大量参考资料。

目 录

第一部 派系与领袖

一、前尾派诞生与佐藤第四次当选.....	1
宏池会的前途(1)派系和领袖(4)迷惘的前尾(6)	
斗士——田中角荣(10)宏池会的动荡(14)	
二、大平、田中.....	20
三、田中角荣出山	23
执意与魔力(23)交战准备(26)四者各有用心(32)	
大平和年轻的同志(35)无形的战斗(38)唯一的机	
会(44)	
四、田中政权的性质	51
一半是大平内阁(51)励精外交的大平(53)	
五、田中角荣的阴暗面	56
揭露(56)令人担忧的政策(59)衰落(66)石油	
冲击(69)	
六、日中航空协定与参议院选举	72
处于困境(72)选举后的内阁改组(77)	
七、田中内阁倒台	80
《文艺春秋》的一击(80)	
八、椎名裁定前夜	84
田中表示辞职与选择接班人(84)仪式(87)三木	
政权诞生(90)	
九、失望的大平正芳	91

经济衰退中的藏相(91)大平 非变不可(98)	
野心再起(102)	
十、何谓第二次保守联合.....	104
谋求大福接近(104)围绕预算的矛盾(109)	
怪事一桩(111)	
十一、“我若不同意，党便一事无成”	114
可怕的执拗(116)	
十二、洛克希德案件与拉三木下马	121
晴天霹雳(122)小广播(125)不明朗的政局(129)	
更加重要的大平(136)田中角荣被捕(143)	
十三、举党协与改组内阁.....	150
反三木的呼声(152)押在福田身上的赌注(156)	
改组内阁，架空三木(159)包围三木网受挫(163)	
三木内阁改组(166)	
十四、按选举法第三十一条宣布的“解散”.....	172
以守为攻(172)令人扫兴的选举(183)避免	
分裂(187)	
十五、“保革”未能逆转.....	190
大福的蜜月时代(190)勤奋的大平(193)大福	
合作的威力(197)	
十六、微妙起来的大福关系	202
高唱解散的福田(202)	
十七、朝拜野泽和朝拜濑田	207
首相的本意(207)政治日程的制定(210)福田	
总理的担心(219)	
十八、阻止解散国会.....	222
微妙的立场(222)冒险的高招(226)大福之间	
的猜疑(228)	

- 十九、日中谈判与大福关系232
 尖阁列岛的风波(232)相互摸底(233)对首相
 的劝说(238)围绕解散国会问题的纠葛(242)
- 二十、我不参加总裁竞选243
 短暂的政治休战(243)煽动总裁公选的报
 界(246)对大平不利的因素(249)福田总理
 的内心世界(253)

第二部 权力与相克

- 一、预选前后与秋季政局257
 战斗的决心(257)大福联合告吹(261)不跌价的
 期票(263)
- 二、逆转之功属何人267
 大福会谈(267)严重的政局(269)失信与痛苦(271)
 决战的开始(276)胜利的预感(279)通天(285)
- 三、不顺利的组阁289
 铃木干事长之说化为泡影(289)推迟总理提名(295)
 不和的空气(298)
- 四、同大平内阁的奇妙距离300
 一堵无形的墙(300)笨拙的应酬(305)恢复了
 的纽带(309)
- 五、由解散走向内讧314
 僵硬的大平(314)盛会之后(317)不祥的预感(322)
- 六、四十天抗争329
 前途艰险(329)“首相的责任”(334)野蛮的
 争斗(337)调停受挫(342)拒不辞职(346)

七、福田终未上台	350
分裂状态(350)国民无情的目光(352)与新自由 俱乐部合作(354)战场上的结局(356)	
八、干事长的强与弱	357
组阁的妙案(357)“二阶堂总务会长方案” 告吹(360)总理的孤独感(363)	
九、对防卫问题的担心	368
筋疲力竭的总理(368)防卫问题的意识(370) 通过不信任案(373)最后的气力(375)	
十、意外的永别	376
大平病倒(376)最后的会谈(378)	
 与死者的对话(代跋).....	381
——灰色的时代	
 附 录 政局演变大事记(1969—1980年).....	385
作者简介	394

第一部 派系与领袖

一、前尾派诞生与佐藤第四次当选

宏池会的前途

1965年8月13日，池田前首相逝世了。此后3天之内，信浓町池田的家里，吊唁者络绎不绝，在灵前守夜的客人也来了不少。

头一天晚上11时许，前尾繁三郎、宫泽喜一和我3个人坐在竖着池田巨幅遗像的里屋。

前来烧香的客人方才还拥挤不堪，现在却象潮水一般退去了，我们好不容易才得以轻松一下。话题很自然地又转到池田身上。

宫泽用手不断地拨弄着盛着酒的杯子，望着池田的遗像，开口说道：“这副面孔很难教人喜欢啊！”

摆在佛堂里的这幅遗像是外务省精心拍摄的，本来是为了池田出访欧洲时宣传用的。

宫泽的话使我纳闷儿，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批评池田。

“我总觉得他在瞪眼睛。”

“……我可不这么以为。”

“照片上的这副表情，象似在说，‘我得了癌症，你们对我保密，你们合谋让我动危险的手术，欺骗了我’。”

宫泽之所以说这种话，是因为他觉得做了对不起池田的事。

还可以作这种理解啊！——我改变了想法。但一想到他挑剔池田的面孔，我就很不痛快。于是，我索性换了个话题。

我说：“前尾先生，今后你将继池田之后，统帅宏池会（池田派）了，希望你干出些名堂，从中培养出几个总理大臣来。”

宏池会是保守党的中流砥柱。我说这话是希望保持这个传统。

官泽听了我的话，插嘴道：“伊藤，你的话有问题。池田之后，会有一个人，而不是几个人出来。”

我想：“风向真是变了啊！”

当时，在宏池会里，人们正在议论池田之后是前尾还是大平接班，官泽这是在逼我表态。

“这个问题很清楚。我认为关键在于前尾如何培育宏池会，以陆续向社会输送优秀人材。”我说。

大概是我的话唐突，官泽立即表示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两眼发直，脸色苍白。

我以为他喝醉了，并不买他的账。

“你说什么！”

“你给我出去！”

我们俩大吵了一通。

我也好象着了魔。前尾也感到吃惊。

“你们俩为这种事吵架的话，那我什么也不想干了。在官泽君可以当大臣之前，我是不会出面的。虽说不知会到什么时候，但我会好好干的，用不着担心。”

可能是前尾这番话使官泽清醒了，他说：“伊藤，你是因池田去世才使性子的吧。”

这话击中了我的要害。我不知所措，一下子老实了，象小学生似的挠着头，向前尾和官泽道歉，说：“不，对不起了。”

隔了一天，到第三天守夜时，只剩前尾和我两个人了。我决心把迄今郁积在胸中的话全都向前尾倾吐出来。

“前尾先生，我认为现在能准确并深入地观察政治形势的，除了你之外，再找不出别人来了。我认为，你能最先发现政局变化的

结局,并能做到随机应变,恰到好处。你这种政治活动能力是超群的。”

“在池田那样的政治家在世时,你这样做当然是最聪明的办法,但是,今后可就不能这样了。不能再是政局决定前尾,而应是前尾决定政局,我希望你能这样。”

我暗暗希求前尾不再是一个“等待的政治家”,而成为一个能积极果敢行动的人。

前尾默默地听着。他站起身来,一边向门口踱步,一边用讽刺的口吻说:“政治这东西,难啊!”我听了啼笑皆非。

当时,我是宏池会的事务局长。

池田因病辞去首相职务以后,大平正芳曾约我到 he 那里去,但我并未明确答复他。

这件事可能传进了池田的耳朵。他挽留我说:“你不是说要跟我共事直到我死吗?再说还要出回忆录,你得帮忙啊。”

前尾在我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同池田商量,让我当宏池会事务局长。

金光教乙岛会长岩本寅雄先生(我的宗教之师)把这个意思传达给我之后,我决定接受下来。

宏池会事务局是为池田派众参两院议员筹集政治资金的组织,可谓池田的钱柜。只有把这个机构的大权逐渐转移到前尾手里,前尾才有可能成为一派之首,独立支撑。为此,前尾认为,目前让在池田影响下的我充任事务局长是最合适的。

池田似乎有他自己的想法。据说,他生前对田中香苗(当时的《每日新闻》社长)说,这是让我为照料池田派的议员效力。这是池田死后我直接听田中社长说的。

池田已经故去。现在,我可以走自己的路了。如果说我要利用宏池会做点什么事情的话,那我理所当然地要关注池田的接班人前尾作为政治家如何行动。

派系和领袖

当时(1965年),宏池会是个有48名众议员、20名参议员的议员集团,在自民党内,是与岸(信介)派、佐藤(荣作)派并肩齐名的三大派系之一。

提起岸派,今天知之者大概已经不多。这是曾经支撑过岸信介内阁的议员集团、现福田派的前身。岸内阁因反对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下台之后,岸派分裂为福田派、藤山派和川岛派。川岛派在副总统川岛正次郎死后,变为椎名派,椎名悦三郎死后,现在不是变成中间派了吗?

佐藤派与岸派并列,是佐藤荣作统率的总裁派系之一。佐藤首相下台后,变成了现在的田中派。保利(茂)一派与田中角荣分道扬镳,与福田派合流。

这个岸派(现在的福田派)连同佐藤派(现在的田中派)和池田派(现在的铃木派)称谓“自民党三派”。干事长、总务会长、政调会长称谓“自民党三役”。将此三职分配给这三派,叫做“三派三役”。这是自池田掌政以来的习惯。铃木首相让二阶堂(进)任干事长时说“三派三役”,意味着要恢复惯例。

池田派与佐藤派的前身是吉田(茂)派。因此,这两派都具有强烈的“保守本流意识”。

大野派曾是常常作为主流派一翼的议员集团。该派以个性很强的大野伴睦为中心,炫赫一时,伴睦死后,分裂为村上派和船田派。曾任大野秘书的中川一郎经由船田派,形成了现在的中川集团。

河野一郎统率的河野派,在河野死后,由中曾根康弘继承。身为中曾根兄长的园田直及其一派脱离河野派后,一度寄身于福田派。河野一郎的儿子河野洋平本属中曾根派,后来批判田中搞“金权政治”,并脱离自民党,现在统率着新自由俱乐部。

三木(武夫)派是民政党和国民协同党的合流,保守政党合并时,参加了自由民主党。长期以来,三木派一直被本流意识很强的“三派”视为旁流。

大野、河野、三木三派中,过去未曾产生过总理。大野和河野虽各有其实力,却终未登上总理宝座。只有三木武夫在田中金权内阁崩溃之后,以拯救党的危机为名,经过协商,当上了总裁一总理。应该说这完全是一种反常情况。

此外,还有一些不属于上述任何派系的议员,叫作“无派系”。其中有的是加入某派后又脱离出来的,有的是不想加入特定派系,其理由各种各样(多因选举地盘的关系)。有的则认为明不入暗入更有利。一般将这些议员称作“中间派”。

欲当选总裁一总理,必先成为一个派系的领袖。未当一派之长而捷足登上总裁一总理宝座的,只有铃木善幸一人。铃木是由于总裁派系的领袖大平在任职期间突然逝世这样一个偶然的原因捡了个首相的位子。铃木是作为大平总理的替身而登台的。他的政治立场是以为大平派和田中派的联合体所利用、为福田派所追认的形式出现的。

总裁的产生有两种办法,一是按党的规章选举,一是通过协商。但不论何种情况,都取决于党内多数的承认。前者是要进行争取多数的活动,用投票方式显示出来。后者虽不投票,但也要争取多数的支持,或通过某种幕后交易达成一致。如能证明党内多数的支持反映了国民的支持,那么,这个政权便成为得到舆论支持的政权。

当选的总裁经过“首班指名”(通过在众议院选举获得承认)便成为总理,出掌政权。总理一总裁“二位一体论”即来源于此。

在国政的难题(如经济苦于寻找对策,外交出现棘手问题,国会上难于过关等)堆积如山时,内阁便会受到报纸、电视、杂志等宣传机器的抨击,一年工夫便会让人们望而生厌。党内便会出现互

相牵制的现象，这种情况与在野党的攻势汇合起来，便导致政局危机。一个内阁只要遇到一次这样的情况，其力量就会迅速削弱。

总裁的任期为两年。届满时要重新确认是否得到党内多数的支持，由此而决定蝉联还是下台。在换人时，多是他派的领袖当选。

因为这种情况，宏池会领袖人物的交替，当然也与选择下届总裁候选人有关。池田死后，池田派由前尾继承还是由大平继承，很可能成为派内产生分歧的种子。一旦决定失误，池田派就要分裂。这已为迄今的历史所证明。过去，大野派和河野派曾因此而消亡。现在，问题又降临到池田派（宏池会）头上了。宫泽之所以让我“旗帜鲜明地表态”，其理由正在于此。

池田的亲友、财界的樱田武（日本经营者团体联合会代表常任理事）当时曾向我刺探实情。

“社会上小道消息很多，实际情况如何？”

“我认为分裂不了。可能会采取以前尾为中心的集体领导的形式维持下去。”

“说老实也好，说有礼貌也好，宏池会的成员人品还是不错的。四、五十个这样的人聚合在一起，倒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地方，要紧的是在今后。”樱田说。

樱田的不安在最初阶段似乎是杞人忧天，但后来前尾和大平之间逐渐产生裂痕，终于积重难返。

前尾几乎全部用他自己的人来当宏池会的召集人。大平与之对抗，新设了事务所，集聚年轻的议员，结成了“木曜会”。宏池会的政治资金入了前尾的腰包，大平则开始另途单独集聚政治资金。

迷惘的前尾

我在宏池会里干了一年零四个月左右。其间，我观察前尾的